

看上去很

丑



一个渴望不可及的梦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 Inc.的商标。



酋长话语

心的主妇是节俭的，她不为小事付出代价，她积攒着用以对付巨大的苦难。

——泰戈尔

—

也许是一种偏见吧，我很少读小说，草原部落也从未推出过小说，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小说媚俗的居多，光听名字就受不了，很难有“优美的文笔和深刻的思想”巧妙的组合。这本《看上去很丑》是草原部落推出的第一本小说，作者桑地是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曹文轩先生的高足。曹先生的小说《草房子》1998年畅销全国，发行量10万册，获得了大陆和台湾的三项文学大奖。这本小说可看作是《草房子》的延续，那个少年高光的故事非常清新、幽默、感人，被曹文轩先生命名为“成长小说”，仿佛中国的《麦田的守望者》或《安吉拉的骨灰》。

高光的故事，不仅是高光个人的苦难经历，同时也是我国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成长起来的整个一代农村青年苦难经历的缩影，因此他对30岁上下的人极具震撼力，就好像歌曲《同桌的你》。对于少年读者来说，在世纪末的喧闹纷繁中，本书仿佛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他们读这样的小说既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奢侈，会净化他们的灵魂。

故事透过小小少年高光的眼睛，折射出大自然对人的诱惑，反映出家庭对孩子的深刻影响，更透视出成人世界的虚伪和丑陋。《看上去很丑》虽然有借光王朔小说《看上去很美》之嫌，但却绝不是生拉硬套，确是对全书内容传神



的凝炼。这个名字更从美学上提出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审丑意识”，只有先知道什么是丑，才能知道什么是美。高光眼中的世界都是丑陋的，正反衬出少年的纯洁。全书渗透着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宛若一幅牧归的水彩画，或酷暑时一盘凉拌西红柿，让人心神为之一爽，这就是自然的力量，这就是人性的力量。

我的眼光从来是挑剔的，不管会不会畅销，我都喜欢这部小说，它是草原部落向纯文学领域跨跃的第一个尝试。上帝保佑，把我的美好传染给大家……

二

《杞人忧师——拯救中国教育》一书，是草原部落《世纪末的尴尬——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的姊妹篇，把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对教育的忧思汇萃一炉，堪称精品。主编鄢烈山、何保胜是《南方周末》时事纵横版的名主持，他们对中国教育和中国未来的拳拳之心，日月可鉴。

犹太人说：“宁可变卖所有的东西，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犹太人又说：“假如父亲与教师两人同时坐牢而又只能保释一个人出来的话，做孩子的应先保释教师。”正因为有对教育如此的观念，才造就了犹太人的聪明和富有，从而获得了世界第一民族之称。一个不重视教育的民族绝对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教育的落后会导致民族的堕落，对教育的应付和冷淡，是对人民的犯罪。行动重于口号，一万个空头口号，不如做一件实事。对教育的投资既是短期的，也是长期的，中华腾飞的唯一出路在于振兴教育。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三

《褻渎偶像——文坛三隽放言录》一书，系当今文坛三隽伊沙、孙郁、孙见喜散文随笔精品的合集。风格多样，各有特色，值得一读。

伊沙的文笔个人色彩偏重，却极具特色，读起来相当过瘾，也算得上一匹“黑马”。如果伊沙今后在知识和理性上多下功夫，会有大成果的。当伊沙举起他的冲锋枪，向每一个偶像射击时，该是多么潇洒；孙郁先生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被褻渎的鲁迅》、《鲁迅与周作人》早已被学术界认可。他不仅文笔优美，而且学术功底厚实，他的文章会成为本书的核心；孙见喜先生是一位中年作家，他的美文处处渗透出一股清丽和悠闲之气，被称为静态描写专家，让人在伊沙的激烈和孙郁的凝重后，大喘一口气。

四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黑马文丛”已然不能再出版下去了，上述三部书也许是升华也许是过渡。总之，有些事是不以酋长的意志为转移的，否则，徐无鬼的哲人怎么会说蠢话呢？

无论如何，刚出版的《骄子的叹息》、《审视中学语文教育》、《钱理群文选》是幸运的，那么多的院士和学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时此刻，著名诗人食指的一首《致勇士》涌上心头——

真正的勇士
要终生



为真理战斗
像清道夫一样的
辛勤。
我相信
黑暗
会永远存在，
像大地上
永远
会有尘埃
我相信
勇士会被历史淹没，
但勇士曾用
生命
鞭笞着社会
前进。
不是兄弟我无能。

雄飞

1999年5月16日于北京乾隆花园

序

这是一部成长小说。

中国几乎没有成长小说，甚至没有“成长小说”这一概念。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有一大片开阔地带，长久地荒芜着。有一些小说家，因为没有获得这一概念，在涉足这一地带时，总有一种“无名”的感觉。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结果是儿童文学嫌它故作高深、不合儿童文



学的接受尺度，而成人文学又嫌它过于浅薄、难入成人文学的领地。长期以来，这批小说家就处在这样一种尴尬之中而无可奈何。

现在已到了命名的时候了。

大约在两个月前，我与安波舜先生在北京见面时谈起这一点：我说，由于没有命名，这一大片开阔地带无法成为小说创作的资源，实在可惜；中国应该有《麦田的守望者》和《安吉拉的骨灰》这样一些作品了。它什么也不是，它就是它，它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叫“成长小说”。一旦命名，一切都将会变为自觉，并一切皆能顺理成章。名不正，言不顺。命名之日，就是它区分于其它，而获得合法地位、从此独霸一方天下之时。

桑地的小说，之所以呈现出目前中国小说中这样一种不多见的形态，就在于他从心里认定了这个概念。他知道自己究竟在写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活”。这部作品在迎接中国成长小说的兴起并使其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方面，先声夺人。

作品虽然还是写一个少年，但由于定位在成长小说，因此也就没有太多的忌讳了。在单纯的基调中：作者尽可以大大方方地融入杂色。它将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处理成既是纯净的又是繁乱的、痛苦的甚至要时刻面对丑恶的过程。它写出了一个人的成长之艰难，那个叫高光的少年，小小年纪，却承担着社会的、人性的重大主题。他的成长，绝非是在和风细雨之中，更非是在阳光普照之中，而是在连绵不断的物质与精神的窘迫之中，在连成年人都会感到身心疲惫的欲望与规范的恶战之中，在仁爱与残忍的相拼之中。成长过程



既是可歌可泣的，却又是不可回首的——它甚至还在清新的空气中飘散出少许血腥的气味。

成长，是喜剧的，也是悲剧的。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可能指望高光在他行将结束少年时代时而转入一个高质量的人生。

桑地读了三年博士。

渴求理性、超越混沌，无可非议。人生的高度，是由理性的高度决定的。理性是人生夜空的灯塔。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前赴后继、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理性。但因为种种缘故，理性却会在特定的情况下，束缚甚至损坏着人的直觉与悟性，而直觉与悟性却是人逼近事物内境的必不可少的神奇力量。文学创作似乎又比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行当、职业都更加需要直觉与悟性——没有直觉与悟性参与的创作活动，注定了是一个机械的、僵直的、毫无创造美感与快意的活动。

因此，在桑地的三年博士生学习期间，他的这些能力是否会被保护而不受损伤，一直是我所担忧的事情。我不愿看见一种活生生的创造力，却在三年寒窗之后，反而显出委顿、钝化与老气横秋。我只希望看到理性激活了这种能力，并使其升华，从而变得更加风风火火、噼啪作响。三年学习只能是一种卧薪尝胆的修炼，而绝不可以是日甚一日的腐蚀与退化。

理性既可以使人获得走向广阔的空间所需要的多种方向，也可以使人失去闯荡空间的能力而只拘囿于一条羊肠小道。桑地读书的三年，又正是那些看似新颖别致，但却极容易堕落或衰败为绳索与枷锁的各种理论汹涌泛滥之时。络绎不绝的理论书籍与层出不穷的理论课程，尽管使无数渴望知识的



学子们有醍醐灌顶的兴奋与惊醒，但或是由于理论本身在机制方面的原因，或是由于接受者在对理论接受过程中的立场丧失等原因，一些人在理论的“狂轰滥炸”之中而头晕目眩，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思维的罗网，走进了匠气味十足的枯索境界，甚至走向了欲回不能的荒诞。而桑地在三年的理性风暴中，既接受了庄严而神圣的洗礼，却也同时保住了那份无比珍贵的直觉与悟性。当有些人面对一部佳作而却在那里毫无情感亦毫无美感地制作分析性图表、叙述 2、3、4、1 的结构序列时，他却在那里匿笑，并随即扭头走开了。

三年的书没有将他念坏，而是，明显地提升了他。

这部《看上去很丑》就是例证。它是他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地接受理性，同时又不被它所伤害的一份证明。它是桑地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作品。

桑地作品的风格与今天的一些大学生的作品风格完全两样。这些大学生写作品，总沉浸在那样一种格调之中，文字间有些小情趣，也时常会有一些尖刻的文字，在语言上差不多都爱用那样一种无病呻吟的口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经验的不足。桑地不缺经验，因此，他完全可以不像他们那样去写——他们写着写着，就会走到绝路，就不能再维系下去，而桑地却不会。《看上去很丑》所提供的信息是：他的经验可以保证他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进行很充实的写作。

文学还是要回到经验上——那样一份独特的、绝不会雷同的个人经验上。

高光这个形象因得经验的坚强支撑，所以显得虎虎有生气。

曹文轩



1999年5月9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小引

20世纪最后一年的春节，同学们大都回家过年了，高光博士仍把自己幽禁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为写文章而大伤脑筋。

高光每天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恨不能把头脑中的那点东西抠出来，塞进电脑里面，恨不能变成一只苍蝇钻进电脑中去，牵着光标飞快地跑，跑完那该死的论文。可是高光不能，他所能做的，只是两眼盯着闪烁的光标，半天敲几个字，从屏幕上飞出来的影像，不是论文，而是童年的他。

高光浑身泥巴，骑在一只黑色的兔子身上，兔子被他压得跑不快，手执绳索的爸爸从后面追着他 and 兔子，眼看着就要追上，绳索就要抽在他的头上，在玉米地里劳动的妈妈想把他搂在怀里，可是不懂事的兔子跳跃着跑开了。

锯条一样的玉米叶划破了高光的脸和胳膊，爸爸依然穷追不舍，甩开绳索，就要够到高光的脑袋了。高光听见绳索的风声，看见绳索飘动的影子，他想这次我死定了，闭上眼睛，只等绳索落到他的头上。

然而，高光只觉得一股凉爽的风吹过臂膀，身体好像在上升，等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绳索打过来，睁眼一看，兔子的两只耳朵变成了两只硕大的翅膀，老鹰一样忽煽着飞起来。高光在兔子背上稳稳地坐着，在田野的上空飞旋着，地上的景物越来越小，爸爸像只刺猬那么大，爸爸手中甩动的绳索像猫的胡子一样纤细。

高光腾云驾雾般地骑着兔子，飞过玉米地，飞过芦苇



荡，飞过西河，飞到竹林上空，高光看见了云彩，云彩像软软的纱，像妈妈轻柔的手，抚摸着高光的脸。高光乐傻了，刚想张嘴吼一嗓子或唱一句什么歌，突然，兔子的翅膀又还原成耳朵，迅速缩小，高光随兔子的身体急剧下降，一头栽进竹林里，兔子折颈而死，高光一屁股坐在不知从哪里掉下来的书包上，并不觉得疼，书从书包里甩出来，高光伸手抓过书，皱着眉头念下去。

走神的时候就抬起头来，从竹叶的缝隙中看见了与自己对称的那颗星星。

实在念累了，就背起书包，走出竹林，沿着一条满是泥泞的小路，漫无目的地走下去，越走越长……

第一章 阳光下的兔子

每当太阳爬上老槐树的枝头，院子里铺满斑剥的树影，高光就会慢腾腾地走出房门，打着哈欠，挠着短短的头发，赤条条地一丝不挂，小雀雀有点挺，鼓满了尿，那可是大黑家族的新鲜“浴液”。

高光打开兔圈的门，给幽禁了一夜的大黑家族放风。

饿疯了的大黑和大白带领着饿疯了的孩子冲出院第，洪水一样包围了高光。

高光把草扔给它们。

大黑是男性族长，毛色黑得发亮，两只眼睛像黑色的宝石，耳朵高高地竖着，如同两片宽大的香蕉叶，在高光面前撒娇地抖动着，搅起一股风来，带着兔圈里的臊味和臭味，还会把身上的黑毛甩掉一些，搞得周围毛哄哄、暖哄哄、臭哄哄。



大白是大黑的妻子，生过好几窝小兔崽，身上的白毛有点发污，是因为做妈妈的缘故，眼睛红红的，像两只红色的玛瑙，晶莹透亮，耳朵有点下垂，不像大黑的那样高高地挺着，显出几分老态，也是因为养孩子付出了辛劳。

孩子们紧跟着大白，七八个，毛绒绒、肉乎乎的，它们在妈妈面前蹦蹦跳跳，还钻到妈妈的肚子底下找奶吃。大白不让它们吃，它们已经吃了一夜了，把奶吃干了，大白生气地躲开它们，在院子里撒欢地跑，那样子简直就有失做妈妈的身份，可是它就是要这么跑才觉得畅快，它就跑，然后停下来大吃主人高光恩赐的早膳。

大黑一家坦然泰然地享用早膳的时候，高光才不慌不忙地晃着小雀雀，把纯天然的新鲜浴液均匀地撒在每一个成员身上。

高光两只脚片子铺在地上，脚后跟微微翘起，很优雅地晃着小雀雀，对着大黑、大白和它们的孩子，很舒畅地挥洒着从肚子里过滤出来的宝贵液体，那种舒服劲，像是积蓄了几百年的水库骤然打开闸门，一泄千里，汹涌澎湃，舒服得高光心野空旷、全身发软，两腿麻酥酥、痒呼呼，还有点哆嗦哆嗦。

撒到最后，高光很珍惜地弹着小雀雀，把残留的几滴浴液滴到离他最近的大黑身上，一滴也不能浪费。大黑并不领高光的情，它和所有的兔子一样，不喜欢这种浴液，哪怕是主人苦心酿制了整整一夜的琼浆玉液也不喜欢，使劲摇晃着长长的黑耳朵，把浴液甩出来，甩到主人的身上、脸上，还给主人。

正在院子里烙煎饼的妈妈发现了高光的恶作剧，训他



道：“高光你又尿兔子，兔子急了会咬你的。”

“我在给兔子洗澡呢。”高光抹着身上的尿，鬼头鬼脑地笑着说，“我拔草喂它们，还给它们洗澡，它们怎么还会咬我！”

妈妈烙煎饼的动作很熟练，左手拉风箱烧火，右手端勺子，把面糊盛到鏊子上，用一根长长的竹板把面糊摊满整个鏊子，火旺起来，眨眼间煎饼熟了，两只手揭下来。圆圆的、薄薄的、黄黄的煎饼，随着妈妈的两只胳膊飘然下落，像一片大榆钱被风吹下来，又像一片雪花从九天之上飘然而至，一张一张地摺起来，不一会儿拍子上就长出高高的一摞煎饼，香气四溢，在阳光下飘着，飘满整个院子，飘到高光的鼻子里。

“我饿，我要吃。”高光走过来，伸手要去拿煎饼。

“饿也不行，”妈妈用烧火棍挡开高光的手，“你先帮妈妈把水烧开，哥哥回来好有的喝。”

“我饿，我要吃，我吃着煎饼烧水。”高光真是饿了，肚子又叫了一声，比刚才的声音还大，轰隆隆响彻了整个小院。

妈妈也听见了，不再坚持，给高光卷了一个煎饼，包上一点咸菜，递给高光，高光一大口咬下去，腮上鼓出一个疙瘩，像是鸡蛋要从鸡屁股里拱出来。

就着手上淡淡的尿味，高光把煎饼嚼出令他心醉神迷的香味来。

不一会儿，远处传来几声铃响，是高皇路小学的下课铃。

高进从门外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妈妈，我放学



了，我饿，我要吃煎饼。”

高进比高光大3岁，个子却跟高光差不多。高进叫着饿，从背后抱住高光手里的煎饼，咬了一口。

高光心疼地看了看煎饼，骂道：“饿死鬼！”

高进嚼着煎饼，赚了便宜，得意地说：“你才是饿死鬼呢，要不你怎么先吃？”

大哥高强从外面进来，肩上扛着锄，上衣是湿的，被汗水浸透，裤角也是湿的，是露水打的，鞋上有泥。他比高进大5岁，高高的，瘦瘦的，黑黑的。

“妈妈，河滩地里的草我锄完了。”高强放下锄，对妈妈说。

水烧开，煎饼烙完，妈妈去喂猪，院里摆出小桌，准备吃饭。

高强对高进和高光说：“洗手去。”

高光叫着：“我的手不脏，刚才我都拿煎饼吃了。”

“不脏？不脏你手上怎么有一股尿臊味？”高进说。

“你手上才有尿臊味呢。你昨天夜里摸脚丫子。”

“你放屁，你才摸脚丫子呢。”

高光和进说着就要动手打起来，被高强喝住：“别吵了，都去洗手，不洗手不许吃饭！”高进和高光吓得一哆嗦，老老实实地去洗手。

妈妈喂完猪回来，一家人全都吃饭，煎饼就咸菜。

“香！”高光大口嚼着煎饼说。

“香！”高进大口嚼着煎饼说。

高光的嘴吧唧吧唧地响，像梆子。

妈妈瞪他一眼说：“吃饭不许吧唧嘴。”



高光不服气地说：“不吧唧嘴怎么吃饭？兔子吃草还吧唧嘴呢。”

“那叫吧唧吗？那叫咯吱。”高进抢白了高光一句，仿佛是嘲笑高光的无知。

“反正是有声音。兔子吃草能有声音，我吃饭就不能有声音？”高光一向是得理不让人的，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但可气的是有时不得理也不让人，妈妈拿他没办法。

妈妈不知道怎么反驳高光，不说话了。

高光得意地吃着煎饼，嘴吧唧得更响了。妈妈不小心也吧唧了一声，跟着高进也吧唧了一声，高强也吧唧了一声，高光笑了，高进和高强也跟着笑起来，妈妈实在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把嚼碎的煎饼喷了高光一身，喷了一饭桌，全家人都笑起来，妈妈笑得肚子疼了，放下煎饼，捂着肚子笑。

高强最先吃完，喝了几口开水，开水很烫，喝不下去，他干脆舀了一瓢凉水，一口气喝下去，开始叠煎饼，把圆形的煎饼叠成一个个不规则的长方形，包在一块包袱里，一大包。高强要把包裹背到王桥公社中学去，那是一个星期的全部口粮。拍子上的煎饼顿时矮了下去，矮得高光好心疼。高强背上煎饼，拿上一瓶已经装好的咸菜，对妈妈说：“妈妈我走了，星期六回来。”

高光叫道：“大哥给我买个汽球来，你都说过好几回了。”

高强拍一下高光的脑袋：“这不就是汽球吗？”

高进也吃完了，对妈妈说：“妈妈，我去上学了。”

高光两手端着一碗凉透了的开水，咕咚咕咚喝下去，肚



子顿时大起来。兔子围过来，吃着掉在地上的煎饼渣。高光趁妈妈没注意，扔了一小块煎饼给大黑，妈妈看见了，瞪他一眼说：“再这样我就打你，人还吃不饱呢。”

高光讨了个没趣，提着小提篮要去拔草，妈妈拦住他说：“高光，别去拔草了，学校招一年级新生了，我送你去上学。”

“上学？跟大哥、二哥一样去上学？”高光睁大了眼睛。

“你不是念叨了好几回了吗？”

“我才6岁呢，老师要我吗？”

“我跟老师说好了，老师说行，要不平时我出去干活，你一个人在家里也没人管，你还不学坏了？”

“我上学兔子怎么办？”

“你照样喂呀，放了学你就可以去拔草，两不耽误。”

妈妈拿出一个市书包，递给高光。书包是高进用过的，补着两个大补丁。妈妈面有难色地对高光说：“妈妈没有钱了，等你上好学，妈妈一定给你买一个新书包。”

高光并没嫌弃书包是旧的，斜背在肩上，从妈妈手中接过3毛7分钱，那是全部学费，对妈妈说：“不用你送，妈妈，不就是上学嘛，我自己能去，那些老师我都认的，哪个班在哪间屋我也知道。”

高光抬脚要跑，被妈妈拽住：“别跑，穿上短裤。”

“为什么要穿短裤？”

“傻小子，上学还能光屁股吗？班里有女同学，笑话不死你！”



第二章 “放屁虫”上学

在高光看来，高皇路小学的形状就像他的兔圈。教室是一排草屋，坐北朝南，就好像是兔圈里兔子睡觉的草房子；土墙垒起一个大院，西南角是厕所，厕所有两个门，门边分别写着“男”和“女”，歪歪扭扭的，字迹斑剥，这也极像兔子们大小便的地方，不同的是兔圈里的“厕所”没有“男”、“女”之分，大黑、大白和它们的孩子可以共同使用。学生一下课，就会跑到院子里戏打玩闹，这像小兔在撒欢；一上课就又跑进教室去念书、写字，这像小兔在吃草、睡觉；老师就像大黑和太白，管着学生，可他们比大黑和太白凶得多，有时用竹杆敲学生的脑袋，还扭耳朵，而太白最多不过是推开小兔，不让吃奶，大黑从来就不管它们，能上天你就上天去。

我也要来当一只兔子了。高光这样想着，迈进了学校的大门。

院子里学生很多，跳绳的，玩沙包的，打弹弓的，三五成群，一片热闹。高进正跟高见摔跤，互相搂着脖子，扯着胳膊，脑袋顶着脑袋，像两只倔强的小牛，谁也战胜不了谁。他们俩都上四年级，是好朋友，经常这样摔跤，难分胜负。旁边有同学加油喝彩，拍着手叫：

“高进使劲，高见快完了，没劲了。”

“高见加油，用脚别高进的腿，一别他就倒。”

高见刚要用脚别高进，高进却先别了高见，高见没站稳，一屁股摔在了地上。看热闹的学生拍着手大叫：“屁股摔成两半了，屁股摔成两半了。”

高见有点脸红，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扭住高进说：